

本土文本

母亲的朱家阿哥

(小说)

□语风行者



绘图 瞿浩

午后的秋阳,浓茶一样酽,弥漫着一股特有的蔗糖味道。

我的母亲还是个五岁的小姑娘,五岁的小姑娘已经开始懂得打扮自己,她跟七岁的大姨在外婆家门口的河沟边,摘牵牛花插鬓角。这个季节的牵牛花跟这个季节的野果子一样,到处都是。大姨喜欢红色的,我母亲喜欢蓝色的。顶着一头红色牵牛花的大姨问我母亲:“看,我像不像新娘子?”我母亲说:“如果说我像,你给水果糖吃?”大姨从一棵野茄子上摘了许多红色的果子给我母亲说:“给,多吃一点呀!”我母亲咯咯咯地笑了。

我大姨叫蕙儿,我母亲叫芬芬。七岁的大姨,已经显出美人儿的胚段儿。可惜人家前年送的

衣服不仅小,而且破得连补丁都无法打了,遮不住多少内容。我母亲的衣服跟我大姨比起来,好不到哪里去。

几个在山野里被野果子撑圆肚皮的捣蛋鬼从她们身边经过。这群浑小子,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来岁。一个大点的说:“蕙儿,你像新娘子!”另一个稍微小点的,用屁股撞了一下大点的一个,挤着眼睛坏笑着对大点的一个说:“你想做芬芬的姐夫就说明说,什么‘像新娘子’? 本身就是新娘子!”我大姨刚才还美滋滋的,顿时脸红了,说:“狗嘴吐不出象牙,一边去!”

大点那个说:“噶,你敢骂本爷爷!你就是我的娘子怎么啦?你做我娘子算我看得起你!”说完

这几个捣蛋鬼唱起顺口溜,这顺口溜唱的是我外公和外婆:“骆光圈,四十三,娶个媳妇儿俩铜圆,新郎新娘拜天地,儿子跑来要麻团;骆光圈,没得钱,一条裤子五人穿……”

我大姨和我母亲赶他们,他们不走,吓他们,他们不怕,简直是几贴恶性狗皮膏药,粘上去扯不下来。两个女孩就哭了,大姨一边哭一边还嘴。那边见美人儿哭了,更加来劲,干脆躺到对面斜坡上,喊得更欢。

我的外公确实是个穷光蛋,四十三岁还没有收缘结果,人家给他介绍了个比他大一岁的女人,他还嫌人家是寡妇。这寡妇后来成了我外婆。我外婆进入我外公家,带来了朱家的孩子,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虎头虎脑的,这就是我大姨和我母

我是你的眼睛

(小说)

□袁金泉

说,只知道冬乐是一位文学青年,住在离市区50公里的一个小集镇上,自己也没有见过,每周五之前,冬乐会让城乡公共汽车司机带一盘录音磁带到电台来。热心的男主持人给了夏欢一个地址,说,你可以写信给他,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他。

冬去春来。夏欢几乎每个月都要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半年过去了,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夏欢从每周冬乐的朗诵中,隐约感到冬乐的激情扑面而来,甚至感到有几次冬乐朗诵的诗就是为她而作的。

“如果你是我眼里的一滴泪/我就是一束没有热量的火焰/金色的阳光/包裹一个没有了根基的灵魂/我的爱人将照亮我的整个世界……”

夏欢立刻给他又寄去一封信:心在跳,火焰就有热量;梦想在,灵魂就会生根。耀眼的的光芒将还你一个爱的笑靥。我要见你!

春天的花鲜艳而芬芳。桃花

灼灼的季节,夏欢终于等来了冬乐一封奇特的回信——一盘录音磁带: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微笑,让我听听你的心跳,美丽的躯体与心灵的美丽永生!

城乡公共汽车在沙石路上行驶,如海浪颠簸着夏欢的心,她想象着见面时的惊喜与欢乐。

开门的是一位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

“我是冬乐,你是夏欢吧!”熟悉的声音,亲切的问候,夏欢的心开始融化。

“这是我给你买的普希金的诗集,送给你!”夏欢的心开始狂跳!

冬乐伸出了双手,却未能接住夏欢递来的诗集。“叭嗒”一声,书掉到地上。

冬乐是一位盲人!泪水瞬间从夏欢明亮的眼眶里喷涌而出,她一下子读懂了冬乐自创自诵的诗,情不自禁地把冬乐拥入怀中:“今后,我就是你的眼睛!”

从此,小镇上的人们常常会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着手,穿过大街小巷、走过小桥河畔……

亲的朱家阿哥。外公本来想等外婆替他生了儿子,就把我的朱家舅舅改来跟他姓,外婆却替他生了两个女孩,再也没有生育,于是外公再也不提替他改姓的事。我大姨和母亲就这样“朱家阿哥朱家阿哥”地喊,一直喊到“朱家阿哥”成为她们一辈子的回忆。

其实成亲那天,我外公对我朱家舅舅就另眼相看。我外公散给别人的是水果糖,给我朱家舅舅的是麻团。我的朱家舅舅眼馋兮兮地看了一眼别人手里的糖,又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麻团,再看一眼威严的他的骆家阿爸,包着泪水花花,把麻团塞到嘴里。

朱家舅舅勤快,每天我外公一起床,就能看见屋檐下码好了从山上新担回来的柴火,灶下的水缸装满新汲的井水,我外婆在灶后做饭,我的朱家舅舅在灶前烧火。除了秋收季节,我外公家的饭从来都是糠皮菜粥。朱家舅舅懂事,吃饭的时候,起初我外公要从朱家舅舅碗里舀一些给我大姨或者我母亲,后来我舅舅主动舀给两个妹妹。就是这样,我外公还嫌我舅舅“胀干饭”,要吃垮他。好的年景,我外公还能把自己穿旧的裤子赏赐给朱家舅舅,遇上年成不好,朱家舅舅一年到头就只有一条齐膝的火烧裤子,冬天裹麻布口袋片。

吃了饭,舅舅跟我外公去上工。工地在山脚下,抬石头,一个工分一方。我外公个子大,力气也大。我朱家舅舅跟我外公抬一根木杠,就是用钢绳把石头套好,用木杠把石头抬到指定位置。(一)

在夏欢的引领下,冬乐第一次走进市电台直播间,生活似乎神话般美丽。

然而,生活,不全是诗。三年后,夏欢被诊断出白血病,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失去了光泽。

就在冬乐决定捐出一只肾换取夏欢的医疗费时,市电台主持人告诉他,有一位志愿者愿意捐献眼角膜给他治疗失明。

病魔还是夺去了夏欢的生命。冬乐悲痛欲绝。

主持人帮助冬乐联系了医院,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当冬乐见到光明的那一刻,主持人交给他一封信,那是夏欢临终前写给他的:“亲爱的乐,我说过我是你的眼睛,当你见到光明的那一刻起,我就在你的眼前,欢乐是我们的名字……”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30年过去了,市电台《冬乐读诗》节目仍然保留着,开头片花是冬乐朗诵的普希金的《致凯恩》: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



江海新韵

情诗十四行

(手工诗坊诗选)

泥人十四行

□韩玉光

爱一个人时,我是另一个我有好的脾气好的谈吐我彬彬有礼又狂野不羁。我像是被女娲召回的泥人。重塑了一遍又回到了生活中。我可以是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在人群中我是任何人的影子唯独不像我,唯独不是我。但我活不成任何人,我的爱让我只能活成现在的我像日晷,让时间寄存在阴影里。又让其不停地流逝,我的爱亦在其中,消磨着一具幻躯不分从前的爱还是现在的爱。

偏头痛

□王爱民

在雪上写下你的名字等着大地推演,我们陡峭的来生。拐弯的路,紧跟着拐弯的河水经水锻造的路,骨头坚硬潭水深处是最疼的泪水有时候,我们也分别一阵子像黑夜越过了黎明。听到了你来自远方的情话藤蔓趴在肩膀上,开出了花。在一只海螺里,煮干了大海神啊,我吹了一口盲人的月光灯睁开了眼。芳草抱绿了天涯。我抱碎了你的刺和一个人孤单时,落下的偏头痛

爱情发酵史

□冀北

在金山陵酒厂,目睹井水和糯米,相濡以沫的全过程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她,仿佛坛子里正秘密进行着一场悠长且静悄悄的情事,恍惚之中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当月亮拧开黑夜金黄的瓶盖仿佛天空有多深尘世就有多深,仿佛酒井有多深,我们的爱恋就有多深我如水的一生啊似乎只等她瓦解,融合……

一盘还没有下完的棋

□倪宝元

没有楚河,也没有汉界一个无形的棋盘,让我们半生纠缠不分高低。自从你青春的明媚,轰开我的城堡我把所有的盔甲,却在身后那些锅碗瓢盆编织的烟火,就是我给你的地老天荒。这些年你进我守,我攻你防当勇敢的小兵,终于披上战袍在相视一笑里,我读到了一种心照不宣。这是你我还没有下完的一盘棋今夜,我用经年的月光复盘任凭身后的城池,一次次被你占领

一碗水

□刘为红

一碗开水,在时间里凉下来你用一半,吞服厄贝沙坦片小半碗,刚好冲泡一包养胃舒安慰我的嘈嘈切切。光阴的集成灶在生活背面把一颗糖熬到中年的焦糊味。硬与苦把黑发漂白你的虚胖抱紧不屈与陡峭。用一碗水把日子煮沸

妖精

□素手

我上岸的时候必得水上生云雾柳枝量过我的腰间也不知道出处我有千年道行不渡你,就要在人群中让你欢喜,让你糊涂疼你,又害你你一介书生读不懂我渺茫的黑眼睛读不懂命运邪恶的馈赠我不老的身子,永远芳香洋溢让你一边历劫,一边日日夜夜错把我当成良人

相视

□董贺

还能说什么呢,很快被引燃骨中的柔,抑或眸子里的媚一道银色的光束,从寒冷出发,射向春光和原野。红尘远离,山林中燕随蝶唤自在;前生茫茫那位唤你“狐儿”的官人素手,拨着淡蓝的灯秀发,掠过玄色的烟云——芳香、缱绻——幻境、迷醉。痴等的人,就在春天我看见繁星、碧水,和你正望着我的眼睛

有你的荒原

□何海波

如果你摇下车窗,你一定可以看见我站在无边的荒原里可以看见荒原的尽头一个人的寂静,有落日那么大。当然,你完全可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把摇下的车窗重摇上去一棵仙人掌的刺痛,才刚刚开始。荒原上的事,没有对错错了的统统交给时间这最后一滴珍贵的水,和眼泪。很快,你的越野车车的越野车将重新轰隆启动带着内心漫天的风暴还有,一粒沙子的金黄……

起风了

□蒹葭 REED

黄昏。起风了三倍于你应有的体重,笨拙而缓慢地一点一点,推着割草机的轰鸣不会或讨厌的,都是你在完成我的视觉与听觉,扩散至花园又凝聚成每一株花草的生机伟大又渺小。合着雨点、鸟鸣落下来,砸到我脸上这片种植过爱的热土我们从未估量过它的价值五年、十年、二十年……亲爱我们依旧要在这个院子里割草、收获雨越下越大,顺着结满橘子的枝条

多好

□涂拥

明明知道烟草有毒我还是戒不了如果戒不掉爱情多好只有少抽为妙当烟瘾来临我尽量拖延时间一生走得很快忽略了对大风光以至于现在要学会等待像等待昙花绽放每一分钟都不止60秒而每一秒又值得煎熬唉!用这种忍耐做一件事情多好用这种心情去爱一个人多好

曙光社区的“小飞哥”

(特写)

□顾曦

“小飞哥,收个快递。”“小飞哥,我娘给我寄了腊肉,帮我找找在哪儿?”“小飞哥,今天元宵节,给你带了碗汤圆,快趁热吃了。”……曙光社区的菜鸟驿站里,“小飞哥”这个名字一天不知道要被叫上多少遍。那个被人们叫作“小飞哥”的小伙子也总是爽快地答应着:“您放心吧。”“来了,马上到。”“好的,交给我吧。”……

小伙子叫吴鹏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小飞哥”。吴鹏飞字里本来就带个“飞”字,而他每天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地奔波,确实忙得像在飞,加上他总是面带微笑,不论对谁都和和气气,亲切得像邻家小哥,因此,社区里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喊他“小飞哥”。

每天上午八点半,吴鹏飞开始一天的收发件工作。他每天的接单数在1000件左右,遇到网购旺季,有时每天的接单数达到2000件。用吴鹏飞的话说,每天真的要忙得起飞。

虽然他只负责曙光社区一个菜鸟驿站工作,但服务范围内有

60多幢居民楼,人员众多,与2018年每天三四百的接单量相比,现在的接单量翻了不止一倍。“现在网上购物的人越来越多,连许多大爷大妈都加入网购行列,真担心有一天会忙不过来。”吴鹏飞脸上依旧是让人觉得亲切的微笑,“但单子越多,收入也多,辛苦一点也就无所谓了。”

吴鹏飞每天要工作12小时,在这12小时里,他不仅是菜鸟驿站的快递员,还是社区里的“百事通”。

曙光社区菜鸟驿站有个失物招领处,居民捡到东西,会交给吴鹏飞,他会打印个招领启事贴在门上。他说,驿站人流量大,找到失主的几率大。

实际上,有事找“小飞哥”帮忙,已成了社区居民的习惯,找人开锁,疏通管道,洗油烟机,甚至报个驾校,居民们都喜欢找他咨询。

社区里的李大爷孩子不在身边,有次吃坏了肚子,捂着肚子步履蹒跚地去买药,正好在楼道里遇到“小飞哥”。吴鹏飞了解情况后,火速到小区门口的药店帮李大爷买回了药。李大爷夸他人好心善,他笑着说:“举手之劳的事,能帮到就好。”



吴鹏飞在整理快递 顾曦摄

吴鹏飞的付出,也收获着回报。社区的保安大叔说:“大家伙儿可信任‘小飞哥’了,有人想找个工作,都问‘小飞哥’有没有什么信息,街坊有时做了好吃的,也会捎给他。”

吴鹏飞经常送件时正好到了饭点,总有居民热情地留他吃饭,把他当作亲人。

今年春节,吴鹏飞留守驿站,春节不打烊。“许多包裹都包含了寄件人浓浓的心意,寄托着对收件人的思念与牵挂,当我看到居民拿到快件时的喜悦表情,我心里也充满了